

# 水滸傳

元·施耐庵。羅貫中整理

元末明初

##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

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佑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，天子駕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賀。但見：

祥雲迷鳳閣，瑞氣罩龍樓。含煙禦柳拂籃旗，帶露宮花迎劍戟。天香影里，玉吞珠履聚丹墀；仙樂聲中，繡襖錦衣扶御駕。珍珠簾卷，黃金殿上現金輿；鳳羽扇開，白王階前停寶輦。隱隱淨鞭三下響，層層文武兩班齊。

富有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卷簾退朝。」只見班部叢中，宰相趙哲、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：「目今京師瘟疫盛行，傷損軍民甚多。伏望陛下釋罪寬恩，省刑薄稅，祈禳天災，救濟萬民。」天子聽奏，急敕翰林院隨即草詔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，修設好事禳災。不料其年瘟疫轉盛。仁宗天子聞知，龍體下安，復會百官計議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越班啟奏。天子看時，乃是參知政事範仲淹。拜罷起居，奏曰。「目今天災盛行，軍民塗炭，日夕不能聊生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災，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，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，奏聞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間瘟疫。」仁宗天子準奏。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，天子御筆親書，并降御香一柱，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，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領了聖敕，辭別天於，背了詔書，盛了御香，帶了數十人，上了鋪馬，一行部從，離了東京，取路徑投信州貴溪縣來。但見：

遙山疊翠，遠木澄清。奇花綻錦繡鋪林，嫩柳舞金絲拂地。風和日暖，時過野店山村；路直沙平，夜宿郵亭驛館。羅衣蕩漾紅塵內，駿馬驅馳紫陌中。

且說太尉洪信資擎御書，一行人從上了路途，不止一日，來到江西信州。大小官員出郭迎接，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眾，準備接詔。次日，眾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。只見上清宮許多道眾，鳴鐘擊鼓，香花燈燭，幢幡寶蓋，一派仙樂，都下山來迎接丹詔，直至上清宮前下馬。太尉看那官殿時，端的是好座上清宮。但見：

青松屈曲，翠柏陰森。門懸敕額金書，戶列靈符玉篆。虛皇壇畔，依稀垂柳名花；煉藥爐邊，掩映蒼松老檜。左壁廂天丁力士，參隨著大乙真君；右勢下玉女金童，簇捧定紫微大帝。披發仗劍，北方真武踏龜蛇；權履頂冠，南極老人伏龍虎。前排二十八宿星君，後列三十二帝天子。階砌下流水語謾，牆院後好山環繞。鶴生丹頂，龜長綠毛。樹梢頭獻果蒼猿，莎草內銜芝白鹿。三清殿上，

鳴金鐘道士步虛；四聖堂前，敲玉磬真人禮斗，獻香臺砌，彩霞光射碧琉璃；召將瑤壇，赤日影搖紅瑪瑙。早來門外祥雲現，疑是天師送老君。

當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從，前迎後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請將詔書居中供養著。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：「天師今在何處？」住持真人向前稟道：「好教大尉得知：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，性好清高，倦於迎送，自向尤虎山頂，結一茅庵，修真養性，因此下住本宮。」太尉道：「目今天子宣詔，如何得見？」真人答道：「各享已詔敕權供在殿上，貧道等亦不敢開讀。且請大尉到方丈獻茶，再煩汁議。」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，與眾官都到方丈，太尉居中坐下，執事人等獻茶，就進齋供，水陸俱備。

齋罷，大尉再問真人道：「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，何下著人請將下來相見，開宣丹詔？」真人稟道：「這代祖師雖在山頂，其實道行非常，能駕霧興雲，蹤跡不定。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，怎生教人請得下來？」太尉道：「似此如何得見！國今京師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，貴捧禦書丹詔，親奉尤香，來請天師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，以被天災，救濟萬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」真人稟道：「天子要救萬民，只徐是大尉辦一點志誠心，齋戒沐浴，更換布衣，休帶從人，自背詔書，焚燒禦香，步行上山禮拜，叩請天師，方許得見。如若心不志誠，空走一遭」亦難得見。」大尉聽說，便道：「俺從京師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誠？既然恁地，依著你說，明日絕早上山。」當晚各自權歇。

次日五更時分，眾道士起來，備下香湯，請大尉起來沐浴，換了一身新鮮布衣，腳下壽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齋，取過丹詔，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裡提著銀手爐，降降地燒著御香。許多道眾人等，送到後山，指與路徑。真人又稟道：「太尉要救萬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顧志誠上去。」太尉別了眾人，口誦天尊寶號，縱步上山來。

將至半山，望見大頂直侵霄漢，果然好座大山。正是。

根盤地角，頂接天心。遠觀磨斷亂雲痕，近看平吞明月魄。高低不等謂之山，側石通道謂之岫，孤嶺崎嶇謂之路，上面平極謂之頂，頭圓下壯謂之巒，藏虎藏豹謂之穴，隱風隱云謂之巖，高人隱居謂之洞，有境有界謂之府，樵人出沒謂之徑，能通車馬謂之道，流水有聲謂之澗，古渡源頭謂之溪，巖崖滴水謂之泉。左壁爲掩，右壁爲映。出的是雲，納的是霧。錐尖象小，崎嶇似峭，懸空似險，削磁如平。千峰競秀，萬壑爭流。瀑布斜飛，藤蘿倒掛。虎嘯時風主穀口，猿啼時月墜山腰。恰似青黛雜成千塊玉，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這洪太尉獨自一個，行了一回，盤坡轉徑，攬葛攀藤。

約莫走過了數個山頭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腳酸腿軟，正走不動，口裡不說，肚裏躊躇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是朝廷貴官，在京師時重捫而臥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這般山路！知他天師在那裡，卻教下官受這般苦！」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著肩氣喘。

只見山凹裡起一陣風，風過處，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，撲地跳出一個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。洪太尉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阿籲！」撲地望後便倒。偷眼看那大蟲時，但見：

毛披一帶黃金色，爪露銀鉤十八隻。睛如閃電尾如鞭，口似血盆牙似就。

伸腰展臂勢猙獰，擺尾搖頭聲霹靂。山中狐兔盡潛藏，澗下樟袍皆斂跡。

那大蟲望著洪太尉，左盤右旋，咆哮了一口，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，唬的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廝打，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的響，渾身卻如中風麻木，兩腿一似鬥敗公雞，口裡連聲叫苦。大蟲去了一盞茶時，方才鴨將起來，再收拾地上香爐，還把龍香燒著，再上山來，務要尋見天師。又行過三五十步，口裡呷了數口氣，怨道：「皇帝御限，差俺來這裏，教我受這場驚恐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覺得那裡又一陣風。吹得毒氣直沖將來。大尉定睛看時，山邊竹藤裡箴絞地響，搶出一條吊桶大小、雪花也似蛇來。大尉見了，又吃了一驚，撇了手爐，叫一聲：「我今番死也！」望後便倒在盤舵石邊。微閃開眼看那蛇時，但見：

昂首驚颯起，掣目電光生。動蕩則拆峽倒岡，呼吸則吹雲吐霧。鱗甲亂分千片玉，尾梢斜卷一堆銀。那條大蛇徑搶到盤舵石邊，朝著洪太尉盤做一堆，兩隻眼迸出金光，張開巨口，吐出舌頭，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。驚得太尉三魂蕩蕩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卻早不見了。大尉方才爬得起來，說道：「慚愧！驚殺下官！」看身上時，寒粟子比滑燦兒大小。口裡罵那道士：「叵耐無禮，戲弄下官，教俺受這般驚恐！若山上尋下見天師，下去和他別有話說。」再拿了銀提爐，整頓身上詔敕並衣服中幘，卻待再要上山去。

正欲移步，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，漸漸近來。大尉定睛看時，但見那一個道童，倒騎著一頭黃牛，橫吹著一管鐵笛，轉出山凹來。大尉看那道童時，但見：頭縮兩枚丫舍，身穿一領青衣。腰間絳結草來編，腳下芒鞋麻間隔。明眸皓齒，飄飄並不染塵埃；綠鬢朱顏，耿耿全然無俗態。

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：

草鋪橫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風三四聲。

歸來飽飯黃昏後，不脫蓑衣臥月明。

只見那個道童，笑吟吟地騎著黃牛，橫吹著那管鐵笛，正過山來。洪太尉見了，便喚那個道童：「你從那裡來？認得我麼？」道童不睬，只顧吹笛。大尉連問數聲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著鐵笛，指著洪太尉說道：「你來此問，莫非要見天師麼？洪太尉大驚，便道：「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」道童笑道：「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天師，聽得天師說道：「今上皇帝差個洪太尉責擎丹詔御香，到來山中，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，祈攘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。」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內毒蟲猛獸極多，恐傷害了你性命。」大尉再阿道：「你不要說謊？」道童笑了一聲，也不回應，又吹著鐵笛轉過山坡去了。太尉尋思道：「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？想是天師分付他，已定了了。」欲待再上山去，」方才驚唬的苦，爭些兒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罷。」

大尉拿著提爐，再尋舊路，奔下山來。眾道士接著，請至方丈坐下，真人便問太尉道：「曾見天師麼？」大尉說道：「我是朝廷中貴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這般辛苦，爭些兒送了性命！為頭上至半山裏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額大蟲，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。又行不過一個山嘴，竹藤裡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，盤做一堆，攔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盡是你這道眾，戲弄下官！」真人復道：「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？這是祖師試拌大尉之心。本山雖有

蛇虎，並不傷人，」大尉又道：「我正走下動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個道童，騎著一頭黃牛，吹著管鐵笛，正過山來。我便問他：『那裡來？識得俺麼？』」他道：『已都知了。』說天師分付，早晨乘鶴駕雲望東京去了，下官因此回來。」真人道：「大尉可惜錯過，這個牧童正是天師！」大尉道：「他既是天師，如何這等狠催？」真人答道：「這代天師非同小可，雖然年幼，其實道行非常。他是額外之人，四方顯化，極是靈驗。世人皆稱為道通祖師。」洪大尉道：「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，當面錯過！」真人道：「大尉且請放心，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，比及大尉回京之日，這場酌事祖師已都完了。」大尉見說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管待大尉；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，留在上清宮中，尤香就三清殿上燒了。當日方大內大排齋供，設宴飲酌。至晚席罷，止宿到曉。

次日早膳已後，真人道眾並提點執事人等請大尉游山。大尉大喜。許多人從跟隨著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兩個道童引路，行至宮前宮後，看玩許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貴不可盡言。左廊下，九天殿、紫微殿、北極殿；右廊下，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驅邪殿，諸宮看遍。

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，洪太尉看時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，正面兩扇朱紅棍子，門上使著胳膊大鎖鈎著，交叉上面貼著十數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著朱印。門前一面朱紅漆金字牌額，上書四個金字，寫道：「伏魔之殿」。大尉指著門道：「此殿是甚麼去處？」真人答道：「此乃是前代老君天師，鎖鎮魔王之殿，」太尉又問道：「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著許多封皮？」真人答道：「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。但是經傳一代天師，親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孫孫下敢妄開。走了魔王，非常利害。今經八九代祖師，誓丁敢開。鎖用銅汁漁鑄，誰知裡面的事，小道自來往持本宮三十餘年，也只聽聞。」

洪大尉聽了，心中驚怪，想道：「我且試看魔王一看。」便對真人說道：「你且開門來，我看魔王甚麼模樣。」真人告道：「大尉，此殿決下敢開！先祖天師叮嚀告戒：『今後潛入，不許擅開。』」大尉笑道：「胡說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百姓良民，故意安排這等去處，假稱鎖鎮魔王，顯耀你們道術。我讀一鑒之書，何曾見鎖魔之法？神鬼之道，處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內」快快與我打開，我看魔王如何。」真人三回五次稟說：「此殿開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傷於人。」大尉大怒，指著道眾說道：「你等不開與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們眾道士阻當宣詔，違別聖旨，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；後奏你等私設此殿，假稱鎖鎮魔王，煽惑軍民百姓。把你都追了度牒，刺配遠惡軍州受苦。」真人等懼怕大尉權勢，只得喚幾個人工道人來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將鐵錘打開大鎖。

眾人把門推開，看裏面對，黑洞洞地，但見：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數百年不見太陽光，億萬載難瞻明月影。不分南北，怎辨東西。黑煙召霄撲人寒，冷氣陰陰侵體顫。人跡下到之處，妖精往來之鄉。閃開雙目有如盲，伸出兩手不見掌。常如三十夜，卻似五更時。

眾人一齊都到殿內，黑暗暗不見一物。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人把點著，將來打一照時，四邊并無別物，只中央一個石碑，約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龜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碑閣上時，前面都是龍章鳳篆，天書符篆，人皆不識。照那碑

後時，卻有四個真字大書，鑿著「遇洪而開」。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，二來宋朝必顯忠良，三來湊巧遇著洪信。豈不是無數！洪大尉看了這四個字，大喜，便對真人說道：「你等阻當我，卻怎地數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？」『遇洪而開』，分明是教我開看，卻何妨！我想這個日王，都。只在石碑底下。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個人工人等，將鋤頭鐵鍬來掘開。」真人慌忙諫道：「大尉，不可掘動！恐有利害，傷犯千人，下當穩便。」大尉大怒，喝道：「你等道眾，省得甚麼！卿！分明鑿著遇我教開，你如何阻當？快與我喚人來開。」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：「恐有下好。」大尉那裡肯聽？只得聚集眾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齊並力掘那石龜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約有三四尺深，見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圍。洪大尉叫再掘起來。真人又苦笑道：「不可掘動！」大尉那裡肯聽？眾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打起，看時，石板底下卻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。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，那響非同小可，恰似：

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錢塘江上，潮頭浪擁出海門來；泰華山頭，巨靈神一劈山峰碎。共工奮怒，去盔撞倒了不周山；力士施威，飛錘擊碎了始皇輦。一風憎折於竿竹，十萬軍中半夜雷。

那一聲響亮過處，只見一道黑氣，從穴裏滾將起來，掀塌了半個殿角。那道黑氣直冲上半天裏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眾人吃了一驚，發聲喊，都走了，撇下鋤頭鐵鍬，盡從殿內奔將出來，推倒擷翻無數。驚得洪大尉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上。奔到廊下，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太尉問道：「走了的卻是甚麼妖魔？」那真人言不過數句，話不過一席，說出這個緣由。有分教：一朝皇帝，夜眠下穩，晝食忘餐。直使宛予城中藏猛虎，蘿兒窟內聚神蚊。

畢竟尤虎山真人說出甚言語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

話說故宋，哲宗皇帝在時，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，東京，開封府，汴梁，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業，只好刺槍使棒，最是得好腳氣球。

京師人口順，不叫高二，卻都叫他做高球。

綁來發跡，便將氣球那字去了「毛傍」，添作「立人」，改作姓高，名球。

這人吹彈歌舞，刺槍使棒，相撲頑耍，亦胡亂學詩書詞賦；若論仁義禮智，信行忠良，卻是不會，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閑。

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，每日三瓦兩舍，風花雪月，被他父親在開封府裡告了一紙文狀，府把高球斷了二十脊杖，送配出界發放，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。

高球無計奈何，只得來淮西，臨淮州，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閑柳大郎，名喚柳世權。

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閑人，招納四方幹隔澇子。

高球投托得柳大郎家，一住三年。

綁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風調雨順，放寬恩，大赦天下，那高球在臨淮

州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量要回東京。

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，寫了一封書札，收拾些人事盤纏，齎發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。

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離了臨淮州，迤邐回到東京，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。

董將仕一見高俅，看了柳世權來書，自肚裡尋思道：「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得著遮著他？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兒們學些好；他卻是個幫閑破落戶，沒信的人，亦且當初有過犯來，被斷配的人，舊性必不肯改，若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。」

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，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管待。

住了十數日，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，將出一套衣服，寫了一封書簡，對高俅說道：「小人家下螢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後誤了足下。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，久後也得個出身。足下意內如何？」

高俅大喜，謝了董將仕。

董將仕使個人將著書簡，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。

門吏轉報。

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，看了來書。

知道高俅原是幫閑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「我這裏如何安著得他？不如做個人情，他去駙王晉卿府裡做個親隨；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，他便歡喜這樣的人。」

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，留高俅在府裡住了一夜。

次日，寫了一封書呈，使個乾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。

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駙馬。

他喜愛風流人物，正用這樣的人；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，拜見了便喜；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。

自此，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自古道：「日遠日疏，日親日近。」

蚌一日，小王都太尉慶生辰，分付府中安排筵宴；專請小舅端王。

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現掌東駕，排號九大王，是個聰明俊俏人物。

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，無一般不曉，無一般不會，更無一般不愛；卽如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，踢球打彈，品竹調絲，吹彈歌舞，自不必說。

當日，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，水陸俱備。

請端王居中坐定，太尉對席相陪。

酒進數杯，食供兩套，那端王起身淨手，偶來書院里少歇，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，極是做得好，細巧玲瓏。

端王拿起獅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，道：「好！」

王都尉見端王心愛，便說道：「再有一個玉龍筆架，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，卻不在手頭，明日取來，一並相送。」

端王大喜道：「深謝厚意；想那筆架必是更妙。」王都尉道：「明日取出來送

至宮中便見。」

端王又謝了。

兩個依舊入席。

飲宴至暮，盡醉方散。

端王相別回宮去了。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，著一個小靶子盛了，用黃羅包袱包了，寫了一封書呈，卻使高俅送去。

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，將著兩般玉玩器，懷中揣著書呈，逕投端王宮中來。

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。

沒多時，院公出來問道：「你是那個府裡來的人？」

高俅施禮罷，答道：「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。」

院公道：「殿下在庭心裡和小逼門踢氣球，你自過去。」

高俅道：「相煩引進。」

院公引到庭門。

高俅看時，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；身穿紫繡龍袍；腰系文武雙穗條；把繡龍袍前襟拽起扎揣在條兒邊；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；三五個小逼門相伴著蹴氣球。

高俅不敢過去沖撞，立在從人背後伺候。

也是高俅合當發跡，時運到來；那個氣球騰地起來，端王接個不著，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。

那高俅見氣球來，也是一時的膽量，使個「鴛鴦拐」，踢還端王。

端王見了大喜，便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

高俅向前跪下道：「小的是王都尉親隨；受東人使令，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。有書呈在此拜上。」

端王聽罷，笑道：「姐夫真如此掛心？」

高俅取出書呈進上。

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。

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。

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卻先問高俅道：「你原來會踢氣球？你喚做甚麼？」高俅叉手跪覆道：「小的叫高俅，胡亂踢得幾腳。」

端王道：「好，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。」

高俅拜道：「小的是何等樣人，敢與恩王下腳！」

端王道：「這是齊雲社，名為天下圓，但何傷。」

高俅再拜道：「怎敢。」

三回五次告辭，端王定要他，高俅只得叩頭謝罪，解膝下場。

才幾腳，端王喝採，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，那身分，模樣，這氣球一似鰐膠黏在身上的！端王大喜，那肯放高俅回府去，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；次日，排個筵會，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。

卻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，正疑思間，只見次日門子報道：「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，請太尉到宮中赴宴。」

王都尉出來見了乾人，看了令旨，隨即上馬，來到九大王府前，下了馬，入宮來見了端王。

端王大喜，稱謝兩般玉玩器，入席，飲宴間，端王說道：「這高俅踢得兩腳好氣球，孤欲索此人做親隨，如何？」

王都尉答道：「既殿下欲用此人，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。」

端王歡喜，執杯相謝。

二人又閑話一回，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，留在宮中宿食。

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，寸步不離。

未兩個月，哲宗皇帝晏駕，沒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議，冊立端王爲天子，立帝號曰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

登基之後，一向無事，忽一日，與高俅道：「朕欲要抬舉你，但要有邊功方可升遷，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。」

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。

綁來沒半年之間，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。

高俅得做太尉，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里到任。

所有一應合屬公吏，衙將，都軍，監軍，馬步人等，盡來參拜，各呈手本，開報花名。

高殿帥一點過，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，——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狀在官，患病未痊。

——不會入衙門管事。

高殿帥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！既有手本呈來，卻不是那廝抗拒官府，搪塞下官？此人卽是推病在家！快與我拿來！」

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。

且說這王進卻無妻子，只有一個老母，年已六旬之上。

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：「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，點你不著，軍正司稟說染病在家，見有患病狀在官，高殿帥焦躁，那裡肯信，定要拿你，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。教頭只得去走一遭；若還不去，定連累小人了。」

王進聽罷，只得捱著病來；進殿帥府前，參見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個喏，起來立在一邊。

高俅道：「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升的兒子？」

王進稟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

高俅喝道：「這廝！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！你省得甚麼武藝？前官沒眼，參你做個教頭，如何敢小覷我，不伏俺點視！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閑快樂？」王進告道：「小人怎敢；其實患病未痊。」

高太尉罵道：「賊配軍！你既害病，如何來得？」

王進又告道：「太尉呼喚，不敢不來。」

高殿帥大怒，喝令：「左右！拿下！加力與我打這廝！」

眾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，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：「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，權免此人這一次。」



高太尉喝道：「你這賊配軍！且看眾將之面饒恕你今日！明日卻和你理會！」王進謝罪罷，起來抬頭看了，認得是高俅；出得衙門，嘆口氣道：「我的性命今番難保了！俺道是甚麼高殿帥，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閑的圓社高二！比先時曾學使棒，被我父親一棒打翻，三四個月將息不起。有此之仇，他今日發跡，得做殿帥府太尉，正待要報仇。我不想正屬他管！自古道，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俺如何與他爭得？怎生奈何是好？」回到家中，悶悶不已，對娘說知此事。

母子二人抱頭而哭。

娘道：「我兒，「三十六著，走爲上著。」只恐沒處走！」

王進道：「母親說得是。兒子尋思，也是這般計較。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，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師的，愛兒子使槍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們？那裡是用人去處，足可安身立命。」

當下母子二人商議定了。

其母又道：「我兒，和你要私走，只恐門前兩個牌軍，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，若他得知，須走不脫。」

王進道：「不妨。母親放心，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。」

當下日晚未昏。

王進先叫張牌入來，分付道：「你先吃了些晚飯，我使你一處去幹事。」

張牌道：「教頭使小人那裡去？」

王進道：「我因前日患病許下酸棗門外岳廟裏香願，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。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，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，等我來燒炷頭香，就要三牲獻劉李王。你就廟裡歇了等我。」

張牌答應，先吃了晚飯，叫了安置。望廟中去了。

當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細軟銀兩，做一擔兒打挾了；又裝兩個料袋袱駝，拴在馬上的。

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王進叫起李牌，分付道：「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岳廟裡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裡等候；我買些紙燭，隨後便來。」

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。

王進自去備了馬，牽出後槽，將料袋袱駝搭上，把索子拴縛牢了，牽在後門外，扶娘上了馬；家中粗重都棄了；鎖上前後門。

挑了擔兒，跟在馬後，趁五更天色未明，乘勢出了西華門，取路望延安府來。且說z繭P軍買了福物煮熟，在廟等到己牌，也不見來。

李牌心焦，走回到家中尋時，只見鎖了門，兩頭無路，尋了半日並無有人。

看看待晚，嶽廟裡張牌疑忌，一直奔回家來，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。

看看黑了，兩個見他當夜不歸，又不見了他老娘。

次日，兩個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，亦無尋處。

兩個恐怕連累，只得去殿帥府首告：「王教頭棄家在逃，母子不知去向。」

高太尉見告，大怒道：「賊配軍在逃，看那廝待走那裡去！」

隨即押下文書，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。

二人首告，免其罪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，免不了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

在路一月有餘，忽一日，天色將晚，王進挑著擔兒跟在娘的馬後，口裡與母親說道：「天可憐見！慚愧了我母子兩個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！此去延安府不遠了，高太尉便要差拿我也拿不著了！」

母子二人歡喜，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，「走了這一晚，不遇著一處村坊，那裡去投宿是好？……」正沒理會處，只見遠遠地林子里閃出一道燈光來。

王進看了，道：「好了！遮莫去那裡陪個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」

當時轉入林子裡來看時，卻是一所大莊院，一周遭都是土牆，牆外卻有二百株大柳樹。

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，敲門多時，只見一個莊客出來。

王進放下擔兒，與他施禮。

莊客道：「來俺莊上有甚事？」

王進答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，錯過了宿店，來到這裏，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，欲投貴莊借宿一宵。明日早行，依例拜納房金。萬望周全方便！」

莊客答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且等一等，待我去問莊主太公。肯時但歇不妨。」

王進又道：「大哥方便。」

莊客入去多時，出來說道：「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。」

王進請娘下了馬。

王進挑著擔兒，就牽了馬，隨莊客到裡面打麥場上，歇下擔兒，把馬拴在柳樹上。

母子二人，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。

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，須發皆白，頭戴遮塵暖帽，身穿直縫寬衫，腰系皂絲條，足穿熟皮靴。

王進見了便拜。

太公連忙道：「客人休拜。你們是行路的人，辛苦風霜，且坐一坐。」

王進母子二敘禮罷，都坐定。

太公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來的？如何昏晚到此？」

王進答道：「小人姓張，原是京師人。因為消折了本錢，無可營用，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。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，錯過了宿店，欲投貴莊借宿一宵。來日早行，房金依例拜納。」

太公道：「不妨。如今世上人那個頂著房屋走哩。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？」

——叫莊客，——「安排飯來。」

沒多時，就廳上放開條桌子。

莊客托出一桶盤，四樣菜蔬，一盤牛肉，鋪放桌上，先燙酒來篩下。

太公道：「村落中無甚相待，休得見怪。」

王進起身謝道：「小人母子無故相擾，此恩難報。」

太公道：「休這般說，且請吃酒。」

一面勸了五七杯酒，搬出飯來，二人吃了，收拾碗碟，太公起身引王進母子到客房裡安歇。

王進告道：「小人母親騎的頭口，相煩寄養，草料望乞應付，一並拜酬。」

太公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我家也有頭口驢馬，教莊客牽出後槽，一發喂養。」

王進謝了，挑那擔兒到客房裡來。

莊客點上燈火，一面提湯來洗了腳。

太公自回裡面去了。

王進母子二人謝了莊客，掩上房門，收拾歇息。

次日，睡到天曉，不見起來。

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，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裡聲喚。

太公問道：「客官，天曉好起了？」

王進聽得，慌忙出房來見太公，施禮說道：「小人起多時了。夜來多多攪擾，甚是不當。」

太公問道：「誰人如此聲喚？」

王進道：「實不相瞞太公說，老母鞍馬勞倦，昨夜心痛病發。」

太公道：「卽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煩惱，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。我有個醫心痛的方，叫莊客去縣裡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吃。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。」

王進謝了。

卑休絮繁。

自此，王進母子二人在太公莊上。

服藥，住了五七日。

覺道母親病奔痊了，王進收拾要行。

當日因來後槽看馬，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著，刺著一身青龍，銀盤也似一個面皮，約有十八九歲，拿條棒在那裡使。

王進看了半晌，不覺失口道：「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綻，贏不得真好漢。」

那後生聽了大怒，喝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來笑話我的本事！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，我不信倒不如你！你敢和我叉一叉麼？」

說猶未了，太公到來喝那後生：「不得無禮！」

那後生道：「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！」

太公道：「客人莫不會使槍棒？」

王進道：「頗曉得些。敢問長上，這後生是宅上何人？」

太公道：「是老漢的兒子。」

王進道：「既然是宅內小官人，若愛學時，小人點撥他端正，如何？」

太公道：「恁地時十分好。」

便教那後生：「來拜師父。」

那後生那裡肯拜，心中越怒道：「阿爹，休聽這廝胡說！若吃他贏得我這條棒時，我便拜他爲師！」

王進道：「小官人若是不當真時，較量一棒耍子。」

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，向王進道：「你來！你來！怕你不算好漢！」

王進只是笑，不肯動手。

太公道：「客官，既是肯教小頑時，使一棒，何妨？」

王進笑道：「恐沖撞了令郎時，須不好看。」

太公道：「這個不妨；若是打折了手腳，亦是他自作自受。」

王進道：「怒無禮。」

去槍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裡，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。

那後生看了一看，拿條棒滾將入來，逕奔王進。

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。

那後生輪著棒又趕入來。

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裡劈將下來。

那後生見棒劈來，用棒來隔。

王進卻不打下來，對棒一擊，卻望後生懷裡直搥將來，只一繳。

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，撲地望後倒了。

王進連忙撇了棒，向前扶住，道：「休怪，休怪。」

那後生爬將起來，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，便拜道：「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，原來不直半分！師父，沒奈何，只得請教！」

王進道：「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，無恩可報，當以效力。」

太公大喜，教那後生穿了衣裳，一同來後堂坐下；叫莊客殺一個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，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。

四個人坐定，一面把盞。

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師父如此高強，必是個教頭；小兒「有眼不識泰山。」」王進笑道：「好不廝欺，俏不廝瞞。小人不姓張，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。這槍棒終日搏弄。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，原被先父打翻，今做殿帥府太尉，懷挾舊仇，要奈何王進，小人不合屬他所管，和他爭不得，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勾當。不想來到這裏，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；又蒙救了老母病奔，連日管顧，甚是不當。既然令郎肯學時，小人一力奉教。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陣無用。小人從新點撥他。」

太公見說了，便道：「我兒，可知輸了？快來再拜師父。」

那後生又拜了王進。

太公道：「教頭在上，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，前面便是少華山。這村便喚做史家村，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。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，只愛刺槍使棒；母親說他不得，一氣死了。老漢只得隨他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；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，肩胸膛，總有九條龍。滿縣人口順，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。教頭今日既到這裏，一發成全了他亦好。老漢自當重重酬謝。」王進大喜道：「太公放心；既然如此說時，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。」

自當日爲始，吃了酒食，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在莊上。

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，一一從頭指教。

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，不在話下。

不覺荏苒光陰，早過半年之上。

史進十八般武藝，一一矛，錘，弓，弩，銃，鞭，簡，劍，鏈，撾斧，鉞並戈，戟，牌，棒與槍，扒，……一一學得精熟。

多得王進盡心指教，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。

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，自思在此雖好，只是不了；一日，想起來，相辭要上

延安府去。

史進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師父只在此間過了。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，多少是好。」

王進道：「賢弟，多蒙仔好心，在此十之好；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，負累了你，不當穩便；以此兩難。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著在老種經略處勾當。那裡是鎮守邊庭，用人之際，足可安身立命。」

史進並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一個席筵送行，托出一盤——兩個段子，一百兩花銀——謝師。

史進收拾了擔兒。備了馬，母子二人相辭史太公。

王進請娘乘了馬，望延安府路途進發。

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，親送十里之程，心中難舍。

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，灑淚分手，和莊客自回。

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，跟著馬，母子二人自取關西路上去了。

卑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。

只說史進回到莊上，每日只是打熬氣力；亦且壯年，又沒老小，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，白日裡只在莊射弓走馬。

不到半載之間，史進父親——太公——染病奔證，數日不起。

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，不能痊可。

嗚呼哀哉，太公歿了。

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，請僧修設好事，追齋理七，拔太公；又請道士建立齋醮，超度升天，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，選了吉日良時，出喪安葬，滿 y 中 T 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，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。

史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。

史進又不肯務農，只要尋人使家生，較量槍棒。

自史太公死後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。

時當六月中旬，炎天正熱，那一日，史進無可消遣，提個交床坐在打麥場柳陰樹下乘涼。

對面松林透過風來，史進喝探道：「好涼風！」

正乘涼哩，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裡張望。

史進喝道：「作怪！誰在那裡張俺莊上？」

史進跳起身來，轉過樹背後，打一看時，認得是獵戶兔李吉。

史進喝道：「李吉，張我莊內做甚麼？莫不是來相腳頭！」

李吉向前聲諾道：「大郎，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乙郎吃碗酒，因見大郎在此乘涼，不敢過來沖撞。」

史進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，我又不曾虧了你，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？敢是欺負我沒錢？」

李吉答道：「小人怎敢；一向沒有野味，以此不敢來。」

史進道：「胡說！偌大一個少華山，恁地廣闊，不信沒有個獐兒，兔兒？」

李吉道：「大郎原來不知。如今山上添了一伙強人，扎下一個山寨，聚集著五七百個小嘍羅，有百十匹好馬。爲頭那個大王喚作「神機軍師」朱武，第二個

喚做「跳澗虎」陳達，第三個喚做「白花蛇」楊春，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。華陰縣裡禁他不得，出三千貫賞錢，召人拿他。誰敢上去拿他？因此上，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，那討來賣！」

史進道：「我也聽得說有強人。不想那廝們如此大弄。必然要惱人。李吉，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。」

李吉唱個喏自去了。

史進歸到廳前，尋思「這廝們大弄，必要來薙惱村坊。既然如此……」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，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，先燒了一陌「順溜紙，」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村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，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。史進對眾人說道：「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，聚集著五七百小嘍羅打家劫舍。這廝們既然大弄，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羅噪。我今特請你眾人來商議。倘若那廝們來時，各家準備。我莊上打起梆子，你眾人可各執槍棒前來救應；你各家有事，亦是如此。遞相救護，共保村坊。如果強人自來，都是我來理會。」

眾人道：「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，梆子響時，誰敢不來。」

當晚眾人謝酒，各自分散回家，準備器械。

自此，史進修整門戶牆垣，安排莊院，設立幾處梆子，拴束衣甲，整頓刀馬，防賊寇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，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，那人原是定遠人氏，能使兩口雙刀，雖無十分本事。

卻精通陣法，廣有謀略；第二個好漢，姓陳，名達，原是鄴城人氏，使一條出白點鋼槍；第三個好漢，姓楊，名春，蒲州解良縣人氏，使一口大桿刀。

當日朱武卻與陳達，楊春說道：「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賞錢，召人捉我們，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。只是山寨錢糧欠少，如何不去劫擄些來，以供山寨之用？聚積些糧食在寨裏，防備官軍來時，好和他打熬。」

跳澗虎陳達道：「說得是。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，看他如何。」

白花蛇楊春道：「不要華陰縣去；只去蒲城縣，萬無一失。」

陳達道：「蒲城縣人戶稀少，錢糧不多，不如只打華陰縣；里人民豐富，錢糧廣有。」

楊春道：「哥哥不知。若是打華陰縣時，須從史家村過。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，不可去撩撥他。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？」

陳達道：「兄弟懦弱！一個村坊，過去不得，怎地敢抵敵官軍？」

楊春道：「哥哥，不可小了他！那人端的了得！」

朱武道：「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，說這人真有本事。兄弟，休去罷。」

陳達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兩個閉了鳥嘴！長別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！」他只是一個人，須不三頭六臂？我不信！」喝叫小嘍羅：「快備我的馬來！如今便先去打史家莊，後取豹陰縣！」

朱武、楊春再三諫勸。

陳達那裡肯聽，隨即披掛上馬，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羅，鳴鑼擂鼓，下山望史家村去了。

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制刀馬，只見莊客報知此事。

史聽得，就莊上敲起梆子來。

那莊前，莊後，莊東，莊西，三四百家莊戶，聽得梆子響，都拖槍曳棒，聚起三四百人，一齊都到史家莊上。

看了史進，頭戴一字巾，身披朱紅甲；上穿青錦襖，下著抹綠靴；腰系皮搭，前後鐵掩心；一張弓，一壺箭，手裡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。

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。

史進上了馬，綽了刀，前面擺著三四十壯健的莊客，後面列著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及史家莊戶，都跟在後頭，一齊吶喊，直到村北路口。

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，將小喽羅擺開。

史進看時，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，身披裏金生鐵甲；上穿一領紅衲襖，腳穿一對吊墩靴；腰系七尺攢線搭；坐騎一匹高頭白馬；手中橫著丈八點鋼矛。

小喽羅趁勢便吶喊。

二員將就馬上相見。

陳達在馬上看著史進，欠身施禮。

史進喝道：「汝等殺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犯著彌天大罪，都是該死的人！你也須有耳朵！慍大膽！直來太歲頭上動土！」

陳達在馬上答道：「俺山寨裏欠少些糧，欲往華陰縣借糧；經由貴莊，假一條路，並不敢動一根草。可放我們過去，回來自當拜謝。」

史進道：「胡說！俺家現當里正，正要拿你這伙賊；今日倒來經由我村中過卻不拿你，倒放你過去，本縣知道，須連累於我。」

陳達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；」相煩借一條路。」

史進道：「甚麼閑話！我便肯時，有一個不肯！你問得他肯便去！」

陳達道：「好漢，叫我問誰？」

史進道：「你問得我手裡這口刀肯，便放你去！」

陳達大怒道：「趕人不要趕上！休得要逞精神！」

史進也怒，輪手中刀，驟坐下馬，來戰陳達。

陳達也拍馬挺槍來迎史進。

兩個交馬，鬥了多時，史進賣個破綻，讓陳達把槍望心窩裡攔來；史進卻把腰閃，陳達和槍擷入懷裡來；史進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只一挾，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，款款揪住了線搭，只一丟，丟落地，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。

史進叫莊客把陳達綁了。

眾人把小喽羅一趕都走了。

史進回到莊上，把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，等待一發拿了那賊首，一並解官請賞；且把酒來賞了眾人，教且權散。

眾人喝採：「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！」

休說眾人歡喜飲酒。

卻說朱武、楊春，兩個正在寨裏猜疑，捉摸不定，且教小喽羅再去探聽消息。只見回去的人牽著空馬，奔到山前，只叫道：「苦也！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，送了性命！」

朱武問其緣故。

小嘍羅備說交鋒一節，「怎當史進英雄！」

朱武道：「我的言語不聽，果有此禍！」

楊春道：「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並，如何？」

朱武道：「亦是不可；他尚自輸了，你如何並得他過？我有一條苦計，若救他不得，我和你都休。」

楊春問道：「如何苦計？」

朱武附耳低言說道：「只除恁地，……」楊春道：「好計！我和你便去！事不宜遲！」

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，只見莊客飛報道：「山寨裏朱武，楊春自來了。」

史進道：「這廝合休！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！快牽過馬來！」

一面打起梆子。

眾人早都到來。

史進上了馬，正待出莊門，只見朱武、楊春，步行已到莊前，兩個雙雙跪下，擎著四行眼淚。

史進下馬來喝道：「你兩個跪下如何說？」

朱武哭道：「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。當初發願道：「不求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」

雖不及關，張，劉備的義氣，其心則同。

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，誤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，無計懇求，今來逕就死。

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，誓不皺眉。

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，並無怨心！」

史進聽了，尋思道：「他們直恁義氣！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，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。自古道：「大蟲不吃伏肉。」

」史進道：「你兩個且跟我進來。」

朱武、楊春，並無懼怯，隨了史進，直到後廳前跪下，又教史進綁縛。

史進三四五次叫起來。

他兩個那裡肯起來。

「惺惺惜惺惺，好漢識好漢。」

史進道：「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，我若送了你們，不是好漢。我放陳達還你，如何？」

朱武道：「休得連累了英雄，不當穩便，寧可把我們解官請賞。」

史進道：「如何使得。你肯吃我酒食麼？」

朱武道：「一死尚然不懼，何況酒肉乎！」

當時史進大喜，解放陳達，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。

朱武，楊春，陳達，拜謝大恩。

酒至數杯，少添春色。

酒罷，三人謝了史進，回山去了。

史進送出莊門，自回莊上。

卻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，朱武道：「我們非這條苦計，怎得性命在此？」



雖然救了一人，卻也難得史大郎爲義氣上放了我們。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，謝他救命之恩。」

卑休絮繁，過了十數日，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，使兩個小喽羅送去史家莊上，當夜敲門。

莊客報知，史進火急披衣，來到莊前，問小喽羅：「有甚話說？」

小喽羅道：「三個頭領再三拜覆，特使進獻些薄禮，酬謝大郎不殺之恩。不要推卻，望乞笑留。」

取出金子遞與。

史進初時推卻，次後尋思道：「既然好意送來，受之爲當。」

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吃了半夜酒，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。

又過半月餘，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，又使小喽羅連夜送來莊上。

史進受了，不在話下。

又過了半月，史進尋思道：「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，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。」次日，叫莊客尋個裁縫，自去縣裡買了三疋紅綿，裁成三領錦襖子；又揀肥羊煮了三個，將大盒子盛了，委兩個莊客送去。

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，此人頗能答應官府，口舌利便，滿莊人都叫他做「賽伯當」史進教他一個得力的莊客，挑了盒擔，直送到山下。

小喽羅問了備細，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。

三個頭領大喜，受了錦襖子並肥羊酒禮，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，每人吃了十數碗酒，下山同歸莊內，見了史進，說道：「山上頭領多多上覆」。

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。

不時間，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，不只一日。

寨裡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。

荏苒光陰，時遇八月中秋到來。

史進要和三人說話，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，先使莊客王四帶一封請書直至少華山上請朱武，陳達，楊春，來莊上赴席。

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，見了三位頭領，下了來書。

朱武看了大喜。

三個應允，隨即寫封回書，賞了王四五兩銀子，吃了十來碗酒。

王四下得山來，正撞著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喽羅，一把抱住，那裡肯放，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裡吃了十數碗酒。

王四相別了回莊，一面走著，被山風一吹，酒卻湧上來，踉踉蹌蹌，一步一顛；走不得十里之路，見座林子，奔到裡面，望著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。

原來兔李吉正在那坡下張兔兒，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，趕入林子裡來扶他，那裡扶得動，只見王四搭里出銀子來。

李吉尋思道：「這廝醉了，……那裡討得許多？……何不拿他些？」

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，自是生出機會來，李吉解那搭，望地下只一抖，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。

李吉拿起，頗識幾字；將書拆開看時，見面寫著少華山朱武，陳達，楊春；

中間多有兼文武的言語，卻不識得，只認得三個字。

李吉道：「我做獵戶，幾時能發跡？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，卻在這裡！豹陰縣裡現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。叵耐史進那廝，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，他道我來相腳頭屨盤，——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！」

銀子並書都拿去了，華陰縣裡來出首。

卻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，覺得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，吃了一驚，跳將起來，卻見四邊都是松樹；便去腰裡摸時，搭和書都不見了；四下裡尋時，只見空搭在莎草上。

王四只管叫苦，尋思道：「銀子不打緊，這封回書卻怎生得好？……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？……」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自道：「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，大郎必然焦躁，定是趕我出來；不如只說不曾有回書，那裡查照？」

計較定了，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，卻好五更天氣。

史進見王四回來，問道：「你緣何方才歸來？」

王四道：「托主人福蔭，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，留住王四吃了半夜乃，因此回來遲了。」

史進又問：「曾有回書麼？」

王四道：「三個頭領要寫回書，卻是小人道，「三位頭領既然準時赴席，何必回書？小人又有杯酒，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，不是耍處。」」史進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不枉了諸人叫你「賽伯當！」真個了得！」

王四應道：「小人怎敢差遲，路上不曾住腳，一直奔回莊上。」

史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教人去縣裡買些果品案酒伺候。」

不覺中秋節至。

是日晴明得好。

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，殺了百十個雞鵝，準備下酒食筵宴。

看看天色晚來，少華山上朱武，陳達，楊春，三個頭領分付小廝羅看守寨柵，只帶三五個做伴，將了樸刀，各跨口腰刀，不騎鞍馬，步行下山，逕來到史家莊上。

史進接著，各敘禮罷，請入後園。

莊內已安排下筵宴。

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，史進對席相陪，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，一面飲酒。莊內莊客輪流把盞，一邊割羊勸酒。

酒至數杯，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。

史進和三個頭領敘說舊話新言。

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，火把亂明。

史進大驚，跳起身來道：「三位賢友且坐，待我去看！」

叭叫莊客：「不要開門！」

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，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，引著兩個都頭，帶著三四百士兵，圍住莊院。

史進及三個頭領只管叫苦。

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，樸刀，五股寸，留客住，擺得似麻林一般。

兩個都頭口裡叫道：「不要走了強賊！」

不是這伙人來捉史並三個頭領，怎地教史進先殺了一二個人，結識了十數個好漢？直教，蘆花深處屯兵士，荷葉陰中泊戰船。

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